



▲《死侍與狼入》精彩絕倫。

一封寫給漫威粉絲的情書

這是繼二〇一九年《復仇者聯盟4：終局之戰》後漫威得分最高的電影，這亦是二〇二四年目前在我心中排名第一的電影。

從預告片開始，《死侍與狼入》就已獲得了票房保證：預告片發布後二十四小時內，在各大平台以超過三億六千五百萬次的全球觀看次數刷新了世界紀錄，「死侍」賴恩雷諾士（Ryan Reynolds）和「狼入」曉治積曼（Hugh Jackman）獲頒發健力士世界紀錄證書。在早於美國兩日上映的當天，就拿下香港史上Ⅲ級電影開畫票房冠軍及今年西片開畫票房冠軍。上映兩天後，爛番茄指數百分之八十，爆米花指數更飆升至百分之九十八。

這部電影是一封用心寫給漫威粉絲的「情書」，也就意味著對粉絲來說這是一部觀影門檻很高的漫威片。在盡可能不劇透的情況下，我認為如果你沒有以下知識，那就無法捕捉到影片中鋪下的所有梗。

你需要看過或了解：漫威出品的《復仇者聯盟》四部曲以及MCU所有電影，《死侍一》和《死侍二》與兩季《洛基》電視劇；二十世紀霍士出品的《狼入》三部曲、《X戰警》正傳三部曲、《X戰警》新傳四部曲、《幽靈刺客》、《神奇四俠》、《黑天使》；DC宇宙的《超人》《蝙蝠俠》和被砍掉的《牌皇》；男一號賴恩雷諾士曾主演的《求婚的惡魔》和男二號曉治積曼曾主演的《大娛樂家》；許多經典英雄角色的演員本名，以及迪士尼、漫威和二十世紀霍士這三家影視巨頭公司之間的收購從屬關係……

第一次在看一部電影還沒看完時就已經急切地想二刷了。《死侍與狼入》給「涼了半截」的MCU「起死回生」的可能。

樂活

潘少
逢周一見報



老人聚會

父親有位年近耄耋的老同事很少參加聚會。這不光是因為他身體欠佳，出門不易，而且因為這些活動平添傷感。他說，每次和老友見面，聽到的都是某某病重或者「走了」的消息，讓他心裏怪不是滋味的，一來二去乾脆就不再和老相識見面了。

「故人恰似中庭樹，一日秋風一日疏」。歲數大了，生老病死是自然規律，無法可想。不過，也有些老人見面最愛交流彼此的身體狀況。健康是老人切身體會、特別關心的話題。經歷病痛，身處其中，無法忽視。就養生、養病話題一起交流，互通有無，也不是壞事。但希望這不是老人聚會的唯一話題。否則，每次見面這個說「三高」，那個說椎間盤，第三人談心臟病。今天談化療、放療，明天說入院手術，後天又說骨折打鋼釘。旁人聽了再由人及己，將心比心，難免會鬱鬱寡歡。

父親有每周到公園一起喝茶、聊天的「驢友」群。和老友聊點無關痛癢的家長裏短，毋須指點江山，切忌愁雲慘淡，往往能放鬆心情，有益身心健康。人是社會動物，無論老少都需要和他人接觸、溝通。老人如果有其他業餘愛好，如音樂、書法、舞蹈、旅遊、攝影、收藏，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和年齡各異的同好保持交流，也是一大樂事。有的老人願為子孫做貢獻，出錢替兒女付房貸、首付，或出力接送孫輩上、下學，還幫着做飯、打掃，只要心甘情愿，自得其樂，也是合理選擇。

生命總有盡頭。進入老年，不說功成名就，至少塵埃落定，不用再「卷」。此時更該抓緊時間，享受生活。最怕留下遺憾，悔之晚矣。

墟里

葉歌
逢周一、五見報



被修飾的與被放棄的

按字典的解釋，「語氣」是「說話時流露出來的感情色彩」。語氣這東西很重要，有時決定了語言的真正含義。說話的調門音量會影響語氣，變化重音位置、語速快慢，都會產生截然不同的效果。在網絡用語中簡化為「陰陽」的陰陽怪氣，其實也是一種語氣。網絡環境下的說話變成了文字聊天，重音和語速不便表達，想調整一下語氣時，只好改變文字內容。於是，出現了「語氣轉換器」。這被網友封為「神器」的傢伙，可以為文字賦予不同的語氣，比如「更加禮貌」「更加正式」，又如「更諷刺」「較少情緒化」等。用過的網友稱讚它能提升情商。比如，「討厭你」的「更正式」版本是「我對你感到不悅」，「更加禮貌」說法是「抱歉，我不太喜歡你」。這些經過轉化的話確實更加和善，但有些文字被轉化後卻變得陰陽怪氣，如同反諷，故而有些網友又給它加上了「拱火神器」「罵架神器」的外號。

「語氣轉化器」不過是個小玩具，很少有人成天在交流中使用，就像沒有人會端着水槍去打仗。不過，

借助科技手段修飾語氣本身值得深思。科技對生活的介入正在發起一場聲勢浩大的修飾運動。從身體到思想，從容貌到語言，沒有什麼不能修飾，而且這種修飾因為嵌入時間本身，並不因延遲而露出馬腳，很難被察覺。網紅直播時，只要加上美顏、濾鏡，我們就看到一副副「完美」的容顏。歌手演唱時，利用修音軟件實時處理，我們就聽到了一句句「完美」的歌聲。

那麼，完美的假與不完美的真，到底哪個更重要呢？在道德的意義

上，答案顯而易見；在藝術的意義上，卻不好回答，因為藝術真實並非對生活真實的原樣照抄，相反，常是如郭沫若說的「失事求似」。但不管怎麼樣，藝術的「假」也需光明正大，坦然以告，如果存心以假亂真，欺世盜名，就會成為「語氣轉換器」一樣的小玩鬧，難登大雅之堂。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似曾相識燕歸來

對於從未擁有，「曾經得到但失去了」更叫人難受。

為什麼人如此害怕失去呢？有說，我們真正害怕的，不是失去一隻雞蛋，也不是失去任何物質上的東西，甚至不是害怕失去伴侶或親朋好友，而是害怕失去自己。當我們每一次經歷「失去」時，當下的感受都在提醒我們：終有一日，消失的，不是別的，而是自己。

存在主義之父齊克果便曾寫道：「人類最悲慘的狀態是，自我悄然地消逝在世界上，彷彿自始至終不曾存在。」我們明白到，所謂「失去自

己」，既是生物性、物理性的失去，更是精神上，以至是形而上的消失。

我們害怕失去自己，所以希望建立更多有關「自己」的存在證據，例如家庭、孕育、創業、寫書，等等，但同時，也就令自己擁有了更多，於是更害怕失去。更悲哀的是，哪怕我們如何嘗試力挽狂瀾，也只能如塞內卡所說：「珍愛的事物終究會離我們而去，或早已不復存在。」

只要我們的視角放得夠遠，不難發現，相比起宇宙的浩瀚，人的存在不可能不渺小。這讓我更懂得欣賞歷代文人寫下有關失去的一字一句，當

我們看透存在的本質，明白人沒有擁有什麼，也就沒有所謂失去，我們便樂於活在聚散之間。

在此，以晏殊一詞作結：「一曲新詞酒一杯，去年天氣舊亭台。夕陽西下幾時回？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

古文日常

米哈
逢周一、五見報



《下一站，天國》

會否存着一些細微的文化差異？如此以戲論戲更為有趣。

《下》並非傳統敘事式戲劇。死去的人，前往天國之前需要在中轉站短暫停留，以「過渡者」的身份被另一批「引導者」帶領，並要選出一段個人認為最珍貴的回憶片段，然後才可安然出發至下一站的天國。《下》劇由五位「引導者」開展，引領數位不同年齡、性別和個性的已逝者回首生前，尋找各人得以釋懷的回憶片段。

劇本沒有什麼大道理，更可說是

老生常談。各個「過渡者」都有其本身的小故事，但劇本並不深究探索，着眼於常人都會認同的共通體驗，例如與愛侶共享一頓午餐；與母親在春日下閒話家常。我一面觀劇，一面想像全劇如果保留日本式的櫻花文化，生命就像剎那間轉瞬即逝，但同時保留着永恆的思念。話劇團的粵語版本則注重與觀眾的溝通效果，將全劇背景改為地道香港。劇中角色喜愛的歌曲有舊歌《玫瑰玫瑰我愛你》，「引導者」會以粵語流行曲《笑看風雲》作串聯。另外，角色相關的事物例如

瓊華酒樓、帆船等，都與香港環境息息相關，再加上演員生動而風趣的語言質感和形體動作，全劇能夠容易迎合本地觀眾口味。然而，全劇原本對於生命的流逝，以及人際間互相尊重的態度，也在笑聲當中輕輕帶過，未曾發揮更高感染力。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書展的驚喜

來一本。我的回覆：「新生嬰兒呱呱落地，不親自抱抱，說不過去。」

四時三刻到達三聯櫃檯，見到《弦起》的廣告牌，醒目地在新書中央豎立，唯獨不見新書。高級經理李毓琪說：「我想是售罄了。」在那一刻，雖不至於晴天霹靂，但還是挺失望的。唯有找個補償。

前一陣子撰寫悼念葉惠康博士長文，在網上選讀蘇美智的《鼓鑄群材



備諸纓：悠悠歲月裏的紅藍兒女》，青少年時的葉惠康躍然紙上，還有珍貴圖片，連他的女兒葉詠詩也說從未見過。另外音樂友人嚴勵行處子之作《音樂遊樂場》，也難得一讀音樂家的二十年歷程。

手持二書，心仍有不甘。於是移步去看看稍年長的「新生兒」：《光輝歷程：香港聖樂團六十五載》。就在拍照期間，一位年輕姑娘上前介紹自己同樣是天地圖書的作者，剛剛出

版詩集《相信光》（見附圖）。集子包括中、英文短詩，配以作者生活圖片，圖文都折射出這位年輕詩人純潔、無邪的氣質。

正當作者簽上「何嘉珍」的名字時，編輯王穎嫻告知：作者是何志平、胡慧中的女兒。當刻可真是晴天霹靂了，也就是今年書展的驚喜。

樂問集

周光葵
逢周一見報



惡作劇

明末張岱的《陶庵夢憶》寫其親身經歷過的各種雜事，其中有一個好玩的記述。有一天張岱邊走邊看沿途佛像，見有一佛像僧人坐在龍象上，還有四五個胡女向他獻花果，張岱認出這正是以挖掘宋代寢陵而臭名昭著的楊髡的塑像，便「椎落其首，並碎諸蠻女，置溺溲處以報之」，意思就是打掉塑像的腦袋，並把它放在人們小便的地方。

令人作嘔的腌臢小便，經常被用於惡作劇。在《西遊記》中，孫悟空與如來佛打賭，在一根柱子上撒尿，寫上「齊天大聖到此一遊」，作為他翻跟頭的一個「記號」。這根柱子只是如來佛的一根手指，故事產生一個歇後語「孫猴子翻跟頭——逃不出如來的手掌心」。

小時，和小夥伴經常在馬路中間行人必經之地挖一個陷阱，蓋上鬆軟的樹枝，再覆上一層土，遠遠地躲在角落看有人落入陷阱。有時做得過分一點，則還會在陷阱裏小便或者潑上

一瓢糞。惡作劇一旦「得逞」，夥伴們歡樂無比。

歲月不居，童年那些滑稽好玩的惡作劇成為記憶：藏在教室門後，等同學進來時突然跳出；假裝彎腰撿筆，偷偷把同桌的鞋帶綁在桌上；同桌起來回答問題，悄悄把她的襪子後撤；快要下課，將寫有「我是傻子」「我是笨蛋」的字條用膠帶輕輕黏在前桌同學的後背上，看着前桌同學帶着字條到處走。

不過，惡作劇也要把握好度。《史記》記載：「桓公與夫人蔡姬戲船中。蔡姬習水，蕩公，公懼，止之，不止，出船，怒，歸蔡姬，弗絕。」桓公那麼懼怕水，蔡姬仍蕩舟，顯然沒掌握好度，怪不得桓公要讓她回家反省，來殺殺她的任性。

伏牛山

喬苓
逢周一見報



奧運開幕式的熱搜

北京時間七月二十七日凌晨，二〇二四巴黎奧運舉行開幕式。

同一時間，Bilibili上北京奧運開幕式的視頻居然有五千多人在線同時觀看；

同一時間，在已經改名X的推特上，兩條發布於當天的一分鐘北京奧運開幕式片段瞬間錄得近九千萬播放、過百萬點讚；

同一時間，國際奧委會的官方YouTube頻道，發布於三年前的北京奧運開幕式視頻評論區湧入了來自世界各地的網友，對「現在」的吐槽與對「過去」的讚美源源不絕；

同一時間，微博有一個詞條衝上熱搜——「重溫北京奧運開幕式」。

穿過北京中軸線的煙花「大腳印」、整齊劃一的擊缶、緩緩展開的巨型卷軸、飛簷走壁的火炬點燃，當年震撼人心的畫面時隔十六

年依然無與倫比。誠然，巴黎奧運開幕式有很多激動人心的場面：Lady Gaga和Celine Dion的傾情獻唱，各國旗幟在白馬甲女騎士的帶領下緩緩入場；但也有很多場面讓我深深懷疑自己對於藝術的欣賞能力，正在我自慚形穢之時，好在有上面這些讓我感到不再孤單——原來，無法領悟巴黎奧運開幕式「藝術感」與「鬆弛感」的並非只有我一人，我不敢說「沒有比較就沒有傷害」，但至少有了比較，讓我知道自己更喜歡哪種類型；巴黎奧運的開幕式可能很藝術很鬆弛，但包括我在內世界範圍內相當多觀眾都更喜歡二〇〇八年的北京奧運開幕式。強調開放與包容的巴黎，也請包容我們這些偏愛吧。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三見報

